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至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俞大猷

謄錄舉人 臣 楊炤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一月乙卯朔戶部言金部員外郎范諤等  
狀自奉行官制應陳乞酬獎並係太府寺依條取會官  
物收附指定名目保明申本部本部勘驗關司勲勾覆  
近准朝旨將五曹寺監應干錢穀財用以類相從合關

申並歸戶部即諸色人酬獎難以却令本寺主行欲乞  
自降新格已前該酬獎人太府寺施行即行結絕自指  
揮後更不下本寺保明只委本部審會庶免留滯衝改  
元豐指揮從之

蘇軾三月內  
曾有申請

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

婦賀太皇太后比附坤成節例改箋為表從之 故事

冬至百官皆上表賀皇帝崇政殿說書程頤建言神宗  
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  
天下乞改賀為慰不從

頤言  
附見

丙辰詔吏部選在部大使臣年五十五以下曾經親民  
兩任內邊任一任成資以上不會犯贓私罪情重有本  
路經畧安撫轉運提刑總管三人以上同罪奏舉者具  
歷任申赴樞密審察人材參較選定上簿候有闕與在  
院人衮同取肯定差其三路京東路鈐轄都監並只差  
內臣一員如未有可選之人即權於前班內差先是內  
臣莊院使梁安禮等自陳歷任乞附朝廷差遣故有是  
命刑部言大理寺狀見勘百姓王秉告捐工趙僧等

私載物貨按綱船載私物明破二分蓋慮不容私載則必於官物為弊若稍有過數便許人陳告給賞綱運人兵實受其弊欲請罷告賞條仍將見勘公事依自首法本部看詳嘉祐勅無告賞之文熙寧勅惟立新錢綱告賞之法欲并依所請從之

蘇軾奏議有可考

自張璪罷中書

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退而上奏曰檢會官制以前中書宰臣二員參知政事二員今雖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機務之本並在中書犬馬之

齒六十有九多病早衰精力不逮難以獨當繁務伏望  
出自宸衷早賜選差中書侍郎一員庶寬聖慮不至瘵  
曠上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作執政緣  
未曾作尚書恐無此體例欲且除尚書卿更詳度并此  
文字同進來公著奏曰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  
朝張昇趙概馮京等例甚多近年蔡確不曾歷直學士  
以上職自權中丞除參知政事又章獻垂簾初聞姜遵  
勁直自散諫議大夫擢樞密副使當時謂之薑擦子兼

新定官制御史中丞在樞密直學士諸行侍郎之上執  
遂自中丞入輔公著又因奏言此後有孫覺李常胡宗  
愈皆可用上深以為然覺常竟不致執政而卒

戊午朝請郎試御史中丞劉贄為中大夫尚書右丞中  
大夫尚書左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吏部侍郎兼侍讀  
傳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先是右司諫王覲言  
臣竊以賞罰者大公之器也重輕予奪之間不可以不  
審苟重輕不倫予奪失當則非所謂大公而無以示懲



勸於天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謂均平而無偏曲也臣伏見向者東南郡縣緣根究  
逃絕戶而增稅受賞者朝廷察知其弊故李琮降黜而  
今年七月十三日勅應因李琮奏請被差根稅官更不  
酬賞已酬賞者吏部根究追奪此有以見朝廷深恤民  
隱不忍使貪競欺罔之吏盜取恩賞以蠹害無辜之民  
也然臣所未諭者彼緣市易冒賞之人朝廷亦察知其  
姦矣乃獨呂嘉問降知淮陽軍而其餘冒賞者並無追

奪指揮竊聞言事官亦頗有論列而久未行遣公論深  
以為疑夫根稅之患止於東南而所增之稅皆入於縣  
官尚可以還於民也其賞大率不過堂除優便先次差  
遣之類而已有得以轉官循資者少矣市易之患被於  
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於牙儈胥徒不可以復還於  
民也其賞至於轉官陞任分取息錢者莫知其數矣夫  
為患之狹且淺而冒賞之少者即行追奪為患之廣且  
深而冒賞之多者即置而不問其輕重不倫予奪失當

者如此則果何以示懲勸於天下哉或謂今年七月八日詔書既宣示中外以蕩滌隱疵濶畧細故矣今冒賞者復行追奪則豈詔書之意哉臣竊以為不然夫前日詔書之所恕者隱疵細故而已今市易之患遍於天下凡富商大姓破家竭產而棄妻鬻子者道路相望也賴聖慈矜察無辜蠲放逋欠濱於死亡之民復有生意其虛增息錢欺罔之吏緣詔書而不治其罪可矣至於冒受爵賞豈詔書之意耶假如有詔書之前妄冒取官俸

詐欺取民財者今日發露而有司治之則豈可引詔書而不行追理也兼契勘今年七月十三日敕根稅官酬賞追奪係七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亦在七月八日手詔之後即是追賞與詔書兩不相妨事理明白臣乞朝廷指揮有司緣市易而冒賞者依根稅官體例追奪以慰公議貼黃言臣伏見前日朝廷行法之初其意未嘗不善也皆因姦吏營私以亂法意浸以為患故如根究逃絕之法本以杜絕走移正稅而姦吏為之乃使民無故

而增稅市易之法本以平物價而姦吏為之乃使民無  
故而破產使民增稅使民破產非欲以利國家其意在  
於求賞而已今朝廷既見姦吏之情狀矣與其保全姦  
吏而朝廷受其惡名不若盡正姦吏之罪使天下後世  
知前日之害民者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且有以為姦吏  
之戒也其罪既以累經赦宥而恕之則所冒之賞自當  
追奪豈不愈於置而不問也又言臣訪聞市易本錢約  
一千二百萬貫其法每歲收息錢二分市易官以收息

之多歲歲被賞行之一十五年之間若收息皆實則子  
本自當數倍矣今勾收還官及別作支用者僅足本錢  
而已蓋姦吏恣為欺罔凡支錢出外未見增耗買物入  
官未經變賣並先計息而取賞既以得賞之後物貨損  
惡本錢虧損則皆上下相蒙而不復根究故朝廷有得  
息之虛名而姦吏有冒賞之實弊也其京師市易與諸  
路市易論賞實異有不可以一槩施行者乞指揮有司  
詳為區別又言凡堂除先次等酬獎不惟微薄兼內有

因授差遣已經用過者理難追奪外惟有陞任轉官循  
資請過俸給亦乞聖慈特與除放夫有所奪以其過甚  
而不得已也有所不奪以其微細而足以示朝廷寬大  
之恩也臣兼訪聞根稅酬獎內先次指射等恩例亦有  
因授差遣已經用過者臣未委吏部如何追奪若別未  
有法亦乞指揮依此施行覲章在十月二十八日今附此於是詔戶部  
自置市易已來應官員吏人以收息被賞轉官減年磨  
勘陞任循資之類已未收使具職位姓名以聞舊錄云以右司

諫王觀言緣市易冒賞人獨呂嘉問降知淮陽軍而其  
餘未追奪故也今已載觀全章削此不著嘉問等追奪  
在二年五月六日  
王巖叟章附彼  
又詔故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特

與子孫一名太廟齋郎以其子言敏求嘗與修仁宗英  
宗兩朝國史也 皇城使利州刺史內侍押班趙世長

為昭宣使 中書省言刑房斷例嘉祐中宰臣富弼韓

琦編修今二十餘年內有該載不盡者欲委官將續斷

例及舊例策一處看詳情理輕重去取編修成策取旨

施行從之

紹聖元年十一月己亥可考

詔吏部殿前司選差大使



臣二人充廣南西路經畧司准備差使小使臣三人殿侍三人充准備指使仍各選一倍赴樞密院呈檢定差以經畧司言本路官闕故也

新無

權發遣熙河蘭會經

畧司公事劉舜卿言本路冗員稍多相度到存減關堡官員數從之 又言西蕃鄂特凌古為進奉所得回賜物

色數少乞依舊例樞密院言所賜比元豐四年以前舊例已為數多其逐次回賜並於進奉物估價外添二分

支賜亦無裁減詔舜卿詳此委曲說諭令知

新無

戶部

言糴買糧斛除陝西河東河北依舊例外餘路欲乞轉  
運司遇闕少年額聽於提刑司依常平錢元價兌糴仍  
先椿撥價錢不椿錢而輒支用依擅支封椿錢物法從  
之十一月二十七日可并此中書省言臣僚上言元豐薦舉令被

旨特舉官者奏訖具所舉官報御史臺比詔大臣薦館  
職又設十科舉異材請並依元豐令關報御史臺非獨  
內外之臣各審所舉庶使言者聞知得以先事論列不  
誤選任從之上言者御史孫升也

升奏議第二卷有此  
章貼黃論近臣薦王

鞏不當或  
可增入

兵部狀上槽馬草料等將逐路省費錢物

免封樁令轉運司出備等事詔逐路轉運司將所認省  
費錢物應副新復諸監草料請受等使用如有剩數即

依舊封樁

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編錄冊載此

刑部言開封府首獲畿

內逃軍杖罪許部送住營縣施行從之以前此開封府

言應獲畿縣逃軍即送住營縣而刑部以謂徒以上罪

不免解府故也

新無

蔡碩奏臣僚論奏臣任軍器少監

任內公事付大理寺緣少卿杜純并純弟右司郎中紘

左司郎中劉奉世監察御史孫升皆有私仇乞別推詔

開封府根究紘奉世免簽

政目十一月十四日事按實錄此月十四日朝奉大夫莫君

陳奉議郎杜純為大理少卿又按此月六日王覲云云并此蔡碩奏則純為大理少卿必在九月十四日矣不應十月十四日方與莫君陳同除也政目既於四日書蔡碩奏又於十四日如實錄所書疑政目十四日所書蓋誤而實錄又承其誤也今削去十四日所書劉奉世改左司在此月二十二日

已未權發遣秦州兼管內勾秦鳳經略安撫都總管司  
范育言知州係都總管安撫使都鈐轄其將下公事乞  
不許通判同管從之

庚申樞密院言諸路將兵那移闕人處自有近降朝旨  
合申樞密院外若本處依自來條例差使即不須申其  
元豐將官勅軍防令差訖申樞密院一節欲乞刪去從  
之 右司諫王覲言臣伏見給舍左右司郎官等見准  
朝旨相度裁減入流人數臣竊見文臣與武臣任子之  
法殊有未均文臣承議郎班列既在武臣諸司副使之  
上而諸司副使雖常調皆得任子承議郎以上至朝請  
郎非帶職者皆不得任子以品秩言之武臣視文臣若

皆常調雖諸司使猶未可以任子也況副使哉蓋前日諸司副使員少任子不多而入流之人未冗也推恩稍廣無所不可今副使員多任子者衆而入流之人冗甚則理當比類文臣重別立法伏望聖慈指揮下有司與前項裁減入流事一處相度施行

覲章疏自注云十一月六日上殿劄子

又言臣伏見前軍器少監蔡碩與竇長裕劉仲昕等使用官錢公事先係工部根究累月不決遂送大理獄亦復累月未見結絕今竊聞因蔡碩陳訴又移送開封

府伏緣府司及左右巡院自來以公事繁冗於推鞠不得專一上件公事若送開封府必更遲留別致生弊況竇長裕劉仲昕主管官錢至多未見歸着者不少若蔡碩委曾用過官錢則刑名不輕其於推鞠理當審重碩乃是前宰臣蔡確之弟愛憎恩讎易生議論竇緣請託亦合關防臣欲乞朝廷於臣僚中選擇公正之人置司推勘庶幾得其情實庶免更致淹延

王觀章奏自注云  
在十一月七日

侍御史王巖叟亦乞置司推鞠詔差監察御史韓川刑

部郎中祝庶

巖叟與觀乞別置司及差韓川祝庶並據政目

詔莊宅使知保

州高遵治久歷外任治効有聞可特除引進副使遙郡

刺史赴闕供職

御集十二  
月六日下

又詔楊王荆王男各已長

立未有學官可於今朝官內選差文臣一員充諸王府

小學教授

御集十二  
月六日下

辛酉張端落致仕依前朝散郎

當考

丙寅刑部尚書蘇頌兼詳定重修勅令御史中丞傅堯

俞兼看詳訴理

詔開封府奏斷公案如因論訴許御



史臺取索

日錄云先是元豐中已有成法其後以御史孫升言雖不因論訴亦許取索疏駁至是開

封府復言之也自先至復言之新錄並因舊錄要合削去

刑部言在京刑獄所

差獄子取受依重祿法從之

丁卯廣州東莞縣添攝官一員監稅先是民庶上言縣

東三十里有曲龍場課利至薄乞移官吏於縣其場許

人買撲下轉運司相度以聞故有是詔

新本削去

戊辰追封故越國賢惠長公主為大長公主 資政殿

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禮知揚州龍圖閣待制知宣州蔡

卞知江寧府

樞密院言秉常卒已差金部員外郎穆

衍充祭奠使供備庫副使張楸充弔慰使夏國近遣進

物色係進奉太皇太后皇帝兩殿詔依明道元年例共

差穆衍張楸再押賜贈奠安葬物各一番仍依近皇帝

所賜物色數目支賜令學士院別降祭文詔錄各一

月

十六日差穆衍十月  
二十八日差張楸

太師文彥博言乞請罷男貽慶

陞理運判資序及明堂大禮以在病假不獲陪祠宿衛

其錫賜乞依例半給並從之

己已吏部言諸色人援引舊例僥倖入官者甚衆小不如意則經御史臺登聞鼓院訴理若不約束竊恐入流太冗請今後諸色工匠舟人技藝之類初無法合入官者雖有勞績並止比類隨功力小大支賜其已前未經酬獎者亦如之則僥倖之路塞而賞不至濫從之 戶

部言准勅都大提舉清河輦運司依舊以廣濟河都大管勾催遣輦運司為名今相度應官司涉輦運司職事並用申狀仍許按舉從之

詔復廣濟河催遣輦運司玉牒

荆湖南路

安撫轉運司言准勅相度邵州弩手上番事今蔣竹縣  
臨口等寨鋪管內溪峒人戶近方歸明蠻性未馴乞依  
舊輪差弩手防托從之

庚午詔勾當皇城司三年無過犯者與轉一資皇城使  
遥郡刺史以上與子之有官者轉一資無子者許回授  
有服親減二年磨勘再任滿者減二年磨勘皇城使及  
遥郡刺史以上許回授與子如無子與有服親仍減一  
年見任官准此 太師文彥博言尚書省二十四司郎

官遷改不定往往未能周知本案事務欲令左右司點  
檢勘當定為式例左右丞覆視刑部尚書蘇頌熟知臺  
省典故亦乞委之詳定兼尚書省見裁減六曹寺監迂  
枉文字欲令蘇頌於左右司共同看詳結絕並從之

辛未利州路提刑司言准勅應天下免役錢並罷依熙  
寧元年以前舊法差役今本路惟文龍二州係教閱保  
甲准條每年農隙日勾集按閱緣其間亦有充役之人  
欲乞並依府界三路指揮權免冬教從之

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可

考

樞密院言刺員上番日破口食若數多可以分番  
即不須別支緣未有明文詔刺員數多處許差二人當  
兵士一名仍分番

壬申給事中胡宗愈為吏部侍郎朝散郎直龍圖閣顧  
臨為給事中司農少卿馬默為河東路轉運使秀州刺  
史提舉醴泉觀向宗良為京東西路鈐轄從所乞也

詔司馬光西京園宅及賜書令子康熙管不得破動

政目

十八日事左諫議大夫鮮于侁言康伯父中大夫致仕旦者

所為無狀每責康要求財物故也

此據密疏增入

殿中侍御

史呂陶奏伏見利州路轉運副使蒲宗閔始附會李稷以賣茶為名興販諸物貪息冒賞累次遷官明堂赦後

有利州衙前何憲等乞除免市易等錢宗閔一切不為

受理伏望早賜責降詔蒲宗閔等先次放罷仍令本路

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

此據密疏十月十一日間事今因實錄十一月十八日參象求

除利州路運判附見蒲宗閔放罷更須考詳

左司諫王觀言

觀自注十一月十八日上

殿劄臣近以為馬事不經由駕部高麗夏國進奉不經

由鴻臚失本末之序有害官制非經久之道其狀於九月二十八日投進訖至今未蒙施行臣竊以朝廷改更政事皆出不得已若可以改可以無改則不若因仍舊貫之為愈也況徒致紛更之勞未見其利且復有害者又可以輕改哉夫尚書省六曹無所不統實周姬六官之遺法也今內則寺監分治場務外則監司分治郡縣而六曹二十四司行其政令焉乃上下相維之序不可亂也若使駕部不得預太僕之馬政何異提刑司不得



預州縣之刑獄轉運司不得預州縣之錢穀哉於州縣則便矣論朝廷之綱紀則非也使鴻臚不得預高麗夏國之朝貢而專之於主客何異州縣不得治刑獄錢穀而專之於提刑轉運司於提刑轉運司則專矣論朝廷之綱紀則非也誠使如建議者之意以謂馬事不經由駕部而後功可成則是省曹有害於寺監而凡事在於寺監者省曹皆可以不預矣何獨駕部也謂高麗夏國朝貢不經由鴻臚而後事可濟則是寺監無益於省曹

而凡事在於寺監者皆可以歸之於省曹矣何獨鴻臚也若此則場務亦可不隸寺監而省曹亦可專領場務矣太僕不肯領車營致遠等務而歸之駕部是也以至凡所謂法度綱紀者顛倒錯亂無所不可矣此豈陛下增修典法欲以維持長久之意也臣竊為朝廷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九月二十八日奏狀早賜施行貼黃稱馬事不經由駕部此太僕寺之所欲也大凡欲專權而自快者皆惡於屬人如張誠一用事之際嘗

領牧馬矣亦不肯有所屬朝廷俯從其意亦欲其有成而已誠一豈不專哉然終以敗事而無所成就此非駕部之為害也明矣今太僕已欲襲蹈誠一之迹可復許哉臣謂若使駕部預太僕之馬政決不為馬政之害而亦須有補及可以存朝廷之綱紀也惟聖慈詳察

十二月十二

四日可考

朝請郎行鴻臚寺丞何琬為江南西路轉運判

官先是琬自通判秦州除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到任未

幾提舉官俱罷

除常平在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又除罷提舉在元年閏二月二十八日

開封府界提點令待黃實闕尋改知復州未赴御史孫  
升奏琬立志不阿當官有守先帝擢為江南東路提舉  
官再召赴闕為司農寺丞又除江東路轉運判官在任  
日獨力按發知江寧府呂嘉問違條修建精義堂姦賊  
不法等事忤犯權要招結怨仇嘉問坐是貶責琬由此  
為公論所稱先帝知之就移琬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因  
丁母憂服闋再除梓州路提點刑獄且吏部常調服闋  
猶與近地而琬母喪方終有父垂老乃得川遠路分蓋

琬曾為吳充所薦在江東日按發呂嘉問不法形迹轉  
運使孫珪出巡奏論前宰相女壻蔡卞朋黨執政者既  
深惡吳充而私呂嘉問孫珪蔡卞乃其親黨及琬再三  
以父年老巡白宰相遂忻然許諾令具狀自陳琬不悟  
其機尋以狀訴即時遂送吏部夫父母年老辭免遠官  
人子之情身為執政大臣不以至誠語下而為欺紿以  
報私仇士論薄之是時琬之仇人呂嘉問適為吏部郎  
中深快其意遂不與琬正資序止授秦州通判至元豐

八年十一月內就移本路提舉官當是時執政者既自愧欺紿之非為士論所薄又知已有罷諸路提舉官之議准東提舉黃實及知縣資序而知樞密院章惇之外

甥宰相蔡確之門人實父好謙方入為省郎

好謙為駕部在八年

七月既恐黃實資序不正非次罷歸又欲實與好謙相

六日遂先除實為開封府界提點而就除何琬代之以厭士論琬到任才三月而罷蓋府界提點自來任提刑資序人或擇臺閣之有聞者黃實以知縣資序為之而父

好謙見為省郎父子同郡守官無異何幸之甚也琬為  
提舉官三月而罷自替罷扶持老父牢落都城方又遠  
涉重江何獨不幸也孤寒之與有力相遠如此臣竊觀  
朝廷登用正人開公道久寃宿枉咸蒙昭雪而何琬先  
朝兩除提點刑獄止因父年老巡白為執政所紹廢壞  
資任抱負抑屈獨未為朝廷所知此臣所以為言也何  
琬本兩浙處州人父年七十八歲伏望聖慈詳擇特降  
指揮除琬一近鄉差遣不獨伸屈抑之寃足以廣孝治

之德貼黃孫昌齡兩浙常州人以父年老三任本路提  
刑轉運近除昌齡知福州以其親老又移本路蘇州伏  
惟朝廷愷悌均一之政豈獨及昌齡一人而已奏入乃  
除琬鴻臚寺丞於是將漕江西踰月又改除開封府界  
提點刑獄黃實除府界提點在元豐八年十月十八日  
何琬代實不見所除月日其改知復州及為  
鴻臚丞實錄皆不書政目亦無之今因將漕江西附見  
升奏改除府界提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今并入此要  
考何琬始末故詳著之須別刪修二年  
十月八日朝請郎何琬為工部郎中

乙亥于闐國遣使入貢



丙子左司郎中權樞密都承旨劉奉世為起居郎禮部  
員外郎孔文仲為起居舍人中散大夫集賢校理王哲  
判登聞諫院仍赴館供職兵部員外郎葉祖洽比部員  
外郎錢長卿並除集賢校理文彥博言祖洽熙寧進士  
首選今十七年衆謂淹滯長卿嘗撰答高麗國書本先  
帝稱之與孔文仲皆曾為校書郎偶於未復館職以前  
就遷省郎不該新制乞並加近上職名緣此三人亦無  
人援例於是文仲遷右史而祖洽長卿有是命

舊錄但  
書祖洽

長卿除校理不帶見所居官亦無緣由今以文彥博奏增入

前內殿崇班謝良佐

叙復元降內侍省祇候高班內品良佐嘗坐將婦人入家等罪特旨放歸田里永不收叙看詳訴理所以為情

可矜恕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廣州體訪得擁峒作過

人岑探率羣黨四五百人圍新州詔令東南路第六將

部領全將兵前去照應仍立賞募人捉殺

立賞在二十四日今并書

蔣之奇傳八月四日之奇除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其十月新州賊岑探攻新州旁近捕盜官以城陷聞府帥以聞於朝且檄江西鈐轄司發兵討賊探以妖術惑眾聚黨二千餘人謀先取新州經畧番禺奄嶺南而盡有勢

張甚官吏至佩印綬逃去帥府所遣將畏撓不敢進縱  
兵掠殺旁近鄉民以効首虜因利其貲財嶺南蕭然不  
聊生之竒道聞之即奏請以重賞募捕首惡除岑探不  
赦凡脅從者許自陳得以除罪又飛檄榜示所以捕擒  
魁首宥脅從之意既至遣兵馬鈐轄楊從先往討之授  
以方略得盡獲諸將且詭令生致渠魁從先遂擒探於  
茶坑送廣州伏誅明年

正月二十日獲岑探

相度河北水事張問言臣至

滑州決口地分相視得迎陽埽至大小吳埽水勢低下

舊河淤抑若復舊道恐功力難辦請於南樂大名埽地  
分開直河并燕河分引水勢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從之

張問舊傳云河失故道詔與都水使者王令圖行視問  
以澶淵故道淤澱已高可鑿土山浚水入孫村口遷商

胡故道則東流可復朝廷從之既而論者不一問議亦寢新傳乃削去此段不知何故問以九月二十二日使河北十月五日令圖乃除都水政目云張問乞於南樂大名埽開蒸直河引水入孫村口役春夫萬五千可紓解下流水患從之十二月六日又云大名府奏引河近府不便詔問再視二年二月八日竟開河

新

知大宗正丞事胡宗炎為將作少監從文彥博薦也

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於人主近歲有司或昧於知法或便於營已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黃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今具修

立到條大理寺每受天下奏到刑名疑慮情理可憫情  
重法輕法重情輕公案須分明鋪坐疑慮可憫情法重  
輕等條若無上項情狀即具合用勅律何條斷遣刑部  
看詳次第申省取旨詔刑部立法以聞維又請自今每  
近大禮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公事並依常時行遣更  
不減促日限罪人情款重在害理難寬釋者別為一等  
從上奏斷從之

此與范伯  
祿相關

吏部言準勅尚書侍郎內

外學士待制兩省臺官左右司郎官諸路監司各限一

月同罪舉公明廉幹材堪治劇乃係合入知縣或縣令  
一員令吏部不依名次差充重法地分知縣縣令次差  
賊盜多處萬戶已上縣任滿委監司保明治狀作三等  
推賞有任滿酬獎者聽從重仍令吏部詳立考較等第  
以聞今詳列考較等第其舊有任滿酬獎者聽累賞從  
之七月二十二日上官均奏乞上科外增舉能治劇者  
蓋及今始采服其言也新舊錄差錯具注在五月六  
日并七月  
二十一日

丁丑詔以府界京東西路災傷權罷明年黃河年例春

夫如係干河防緊急來春須令興役即計定的確夫數  
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為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錄院修撰侍御史王巖叟言臣聞有旨召起居舍人曾肇試中書舍人  
士大夫相顧而笑不以為允伏以中書政事之本天下治忽休戚之所

係其得與丞相侍郎可否國論者惟二三舍人而已陛下察其重輕何如豈當苟循資地妄以授人也謹按肇天資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權用事朝廷美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妄修實錄每一除改士論每竊非之文章學識皆無可稱何足以代王言而預國論方陛下極天下之公簡拔英髦聳動多士不可以凡材間廁清近累陛下知人全美伏望聖慈因其辭免特賜

允從以厭公議語諭柄臣別加精擇庶幾名器增重不  
為賢能之羞又言臣伏以謀人之國要在防微天下之  
微固莫微於君子方盛而潛消小人正哀而暗長在剥  
惟六三無咎於臨即八月有凶聖人用心於其抑陰而  
佑陽可謂至矣臣之愚忠正在於此按曾肇乃姦臣曾  
布之親弟布之盜竊名器蠹國家而誤蒼生與呂惠卿  
罪惡無異當時天下謂之曾呂肇方布怙寵弄權肆為  
欺罔之時蓋有助威之力焉布妄言鄭州可廢為縣朝

廷遣肇覆按可否肇不以鄭人之情乃歸告於上而合  
兄之言誑主之聽以為可廢而遂廢之由肇一言而使  
一州之民受弊者幾二十年賴陛下方復之則肇之助  
布欺罔不為無迹矣人物凡下不為士論所與獨憑藉  
其兄玷塵清選積累僥倖至於今日以言觀行不聞附  
正之風以迹論心未測朋姦之計安可進居要近擢掌  
絲綸朝雖乏材何至及此願陛下味臣之言察臣之意  
區區所憂蓋亦不在肇也其中書舍人除命伏望早賜

追寢貼黃稱前起居郎滿中行林希皆以公議不與陞  
下即行罷黜今曾肇若比中行則無場屋聲名若比林  
希則無出人詞藝豈可反容忝冒以為公朝陞黜之累  
伏望聖慈早賜宸斷又言肇進身之初即不由公道全  
是私恩試教授日其兄布已在要路自作試官定肇為  
第一士論莫不譏笑方布用事無人敢言不久又得館  
職以至後來陞省司入史局遷起居無不出於僥倖今  
豈可直令僥倖作侍從也爵祿天下公器雖朝廷苟欲

私之如天下公議何陛下以天下公議付臣主張臣敢  
不極盡愚忠為陛下言之陛下初以除張頴為戶部侍  
郎言者攻擊至於再三竟不從之言者遂默便為會肇  
亦可如此緣戶部侍郎只是一有司之事無預國論但  
有俗材皆可為之不比中書舍人當天下樞機之地須  
用賢才乃允公議今用非其人物論不服臣所以不敢  
遂已期於必從而後已也伏望聖慈深賜省納又言臣  
敢盡一語以評肇為人按肇當羣邪用事既能挾附以

貪榮泊衆正在朝又解因緣而竊寵行已不聞夫一善  
持心可見其兩端進列近臣陛下何賴且恐真賢解體  
陰黨動懷貽患之深不在今日伏望陛下察臣微意省  
臣累章一判是非之歸以明邪正之異貼黃稱肇自及  
第便忝冒作教官自教官即入為京師官因緣僥倖以  
竊榮進至於今日都不曾經歷一日州縣之職未嘗習  
知民事豈可輒為中書舍人預天下之政伏望且令出  
補外官使習知民事他日用之於肇不為無益又言臣

以除曾肇試中書舍人不協人望連上四章極諫公議必已蒙陛下省納臣今訪聞得執政大臣中見有與肇議姻親者竊恐進呈之際曲有營救臣今密以奏聞乞陛下先知祖宗以來擢用大臣須取老練民事之人未嘗輕進一全不經歷親民者為侍從今用肇為中書舍人於肇則榮矣幸矣然國家何賴百姓何望此臣所以區區為朝廷惜也臣前為監察御史日論奏給事中王震不曾歷一日外官僥倖以至清近蒙陛下許其外補



今肇生平僥倖與震相似亦乞且令試郡以允公議巖  
叟又言臣竊以中書舍人國家第一等名器當得賢材  
以付之臣為陛下惜名器不為言一曾肇也破臣之言  
者不過曰肇無顯過臣為陛下論人材不爭有顯過無  
顯過也果其人大體是也雖有顯過不害其為賢也大  
體非也雖無顯過謂之不肖可也況如肇者亦不可以  
為無過方兄布舞姦攘權附上罔下內不聞有一善言  
規救其兄外不聞有一所長自表於世獨見其能苟合

詭隨潛行竊伏以盜榮利耳原心定罪臣不知其何如人也今議者皆曰肇雖資材鄙下不能如布之姦凶而性行陰柔實亦羣邪之黨與前因蔡確喜愛擢預史官後緣張璪主張進修記注公議憤鬱固已甚矣雖因緣資地以至於此然故事近例至此益當深觀其人不必須登掖垣也一登掖垣遂預國政非復從來僥倖之比矣不獨非才玷累清選他日乘間伺隙浸引其類則將奈何此臣之所以為深憂而言之不敢已也臣當言路

久矣如布之大姦巨蠹既未能為朝廷極口以言請與  
惠卿共投四裔而復坐視其黨進居禁塗扼天下之勢  
若又置而不爭則負陛下多矣今執政大臣雖未能為  
陛下多進君子且可為朝廷不添小人天下之望亦足  
矣肇之濫進臣若不言陛下既不怪臣執政亦將見說  
臣何苦力言而不止此陛下所當察也伏望聖慈以重  
惜名器為心以來納公議為意特賜指揮罷肇新命貼  
黃稱肇平生進身皆出僥倖今既得為中書舍人則安

知不僥倖得為兩府蓋升此一級便不可知此又容之則天下無公論甚矣巖叟又言臣竊以百官之衆必皆用材近臣尤當於百官中選材之高者為之中書舍人在近臣中又為高選未行官制以前謂之知制誥專行誥詞不預政事自改官制遂為中書屬官分押制勅凡國之政令無一不預故中書舍人不獨取文學兼全須責政事臣伏見曾肇既無文學又無政事不可以當其任累具論奏乞行追寢未蒙施行緣此職所繫國體甚

大不比其餘職事臣所以不避煩瀆區區力言願陛下  
開納按肇陋於文學而不習政事皆有實狀非敢厚誣  
昨宗正寺丞王鞏以人言罷黜為河南府通判肇權當  
行告縱示匿瑕亦當止用平辭而乃過為褒語若特被  
選掄以寵其行者其苟於徇情而不知大體如此及試  
中書所試制辭以王戎簡要對黃霸循良措紳士大夫  
無不傳以為笑蓋其窘迫別無故事可使遂至於蒙求  
卷首牽引一句此陋於文學不可為中書舍人也夫天

下之至難而不可輕者民事也明哲之士雖累歷郡縣  
夙夜究心猶有不達况肇凡材初官未經數月遽以僥  
倖不公遂為教授教授僅成一考又以因緣事勢便作  
館職一入國門不復更出叨榮冒進以至於今郡縣之  
務民物之情何由得知此不習政事不可為中書舍人  
也中書舍人必籍此二者乃可為今肇皆無之不知何  
以稱職所以公議憤歎皆謂朝廷不惜名器妄以假人  
臣實為陛下惜之其人物之高下黨類之邪正臣前累

章論之詳矣

肇行鞏詞云河南別郡朕既以耆老大臣司其管鑰又擇其貳往裨政理以爾名相

之後敏於藝文將觀汝能出試民事務安爾止無怠厥官巖叟又言近臣舉動固自

有體大要必崇謙退事敬畏也一聞有言則引咎自避

蓋未嘗有如肇方臺諫交攻不已而敢昂然出而受非

常之寵命者也肇之不知廉耻不卹議論而無忌憚乃

如此陛下欲辯君子小人於此可見至如肇除起居舍

人亦是五月四日張璪獨在中書乘間進之以為今日

之地非出至公也巖叟凡八上章皆不聽因乞罷言責

亦不聽及劉攽除中書舍人巖叟又言近除劉攽為中書舍人命下之日無賢不肖莫不稱為得人言責之臣固亦自喜雖欲有言不可得也今既有中書舍人兩員則肇之非才自可汰去以允公議明年春巖叟上章乞罷肇卒不聽

劉攽除中書舍人在十二月十六日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

臣聞邪正必辨則國體尊用舍至當則士論定百直而一枉則枉可以害直百真而一僞則僞可以亂真方肅紀綱宜重名器臣伏見起居舍人曾肇操履偏陂藝文



淺浮當呂惠卿用事時肇兄弟亦任要路表裏專縱公  
為私徇臣僚承迎風旨薦肇充學官既進所業中書考  
為第一緣此朋比遂除館職晚因張璪汲引備位左司  
會史職有闕乃以次補且仕宦不歷民政而領都司學  
問不知本統而遷右司固已不厭公議無補盛朝今乃  
擢居西掖尤駭羣聽夫中書舍人之任職清地峻非他  
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猷內則分  
押諸房以智識才慮參決幾政前世推重謂之宰相判

官豈可因其序遷輒爾虛授况小人之進亦以彙征肇  
既忝冒此選涉歷貴權則必援舉其徒布列要地消長  
之變安得不慮此時進用疑邪徑之忽開他日朋姦恐  
橫流之難遏伏願陛下深防事始早罷詔除上以清侍  
從之塗下以慰搢紳之望又言陛下除中書舍人二員  
而言路獨彈奏曾肇則當與不當自可見矣伏望聖明  
裁察又言臣再三為陛下忖度此事極有未安蓋任人  
當否實繫治亂正臣進則足以寧邦邪士用則遂能害

政古今可鑒理勢必然自陛下繼統以來拔擢端良用  
舍之際務合至公而小人餘黨尚在朝廷既未能盡力  
屏除豈可使開端倖進防微杜漸正在此時且肇之姦  
回出於天稟兩端難信其迹甚明當呂惠卿用事之時  
則朋比阿諛競為非議至司馬光當國之日則矯偽修  
飾欲作善人推此而行何所不至陛下可保其不徇私  
手執政可信其不行險乎既保而信之則臣言殊不足  
取罪在譴斥若猶未也則中書舍人之職參議大政不

可輒委肇矣况肇之兄布長於變詐濟以彊悍冒據要地僅二十年蠹國戕民毒流天下今雖出領藩鎮其心常有不平肇於其兄豈能忘愛一旦攀援而至則必據發素蘊引類結徒凶焰復熾此不可不思也然議者謂肇粗有浮文素無顯過進升西掖資地宜然臣愚竊謂此言出於苟媮之意非為國深慮之說也夫中材之士牽於世利而過有隱顯害有淺深或一事之誤一節之闕如邢恕之乖檢審滿中之附舒亶林希之結張璪

則人皆得而知之指為顯過若乃肇之包藏緣飾善持  
兩端原始要終大概邪險人皆不可得而知非若一事  
一節之誤闕而可指名者其過雖不顯而為害則不可  
不察也伏願陛下以陰長陽消為戒以舉直錯枉為心  
博采公言收還新命使小人無橐征之漸則明主有極  
治之功又言今之中書舍人非若往年以他官知制誥  
者蓋分押中書諸房與宰相共議政事權任不輕固宜  
謹擇今年五月中肇自都司遷起居舍人人皆以為僥

倖太甚臣是時奉使入蜀不能力爭而罷遂使今日有

此忝冒朝廷既已失之於前安可不救之於後也

范祖禹亦

有言乃六年七月九日事 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新提舉中太一

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范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

新命也

新命在十月十六日庚子并二十二日乙巳

先是鎮會葬永裕陵下

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不

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乎

蔡京問答據邵伯溫

聞見錄第十三卷

及降詔令赴闕鎮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

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彊起無或憚勞鎮卒  
辭之朝廷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  
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  
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

詔詞據墓銘欲

授以門下侍郎據范祖禹家傳紹興初蜀人楊大中者  
記鎮遺事云元祐初公再致仕宇文邦彥謁公問公不  
起之由公愀然不樂曰事有太甚者恐他日為朋黨之  
禍予先使人語君實寬夫不吾信也此語公戒邦彥勿  
言未幾公薨其後天下事果如所料此蓋邦彥飾說今  
不取鎮所以不起祖禹家傳得之矣邵伯溫云章惇蔡  
卞欲追貶鎮蔡京勸止亦恐無是事今  
不取但附見裕陵下之語更須考詳

正議大夫知

汝州章惇提舉洞霄宮從所乞也

十月十八日依舊知汝州三年二月十六

日復資政越州政目章惇洞霄宮下有邢恕汝州四字當考呂公著言惇父老居蘇州今惇留汝州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大臣失晨昏之養遂從惇請此據丁未錄

朝奉郎直龍圖閣范育

為太常少卿朝散郎校書郎吳安詩為禮部員外郎

二人

合附章惇下正文又恐于例未合更詳之

詔立賞捉殺新州賊岑探 又

詔諸道監司互分州縣每年巡遍 又詔會聖宮應天

禪院修奉神宗皇帝御容令知河南府孫固提舉仍令

京西轉運司應副用度禮部檢舉典禮 開封府言自



來京內藏匿竊盜及指引資給除一犯杖依舊令衆外如再犯杖或一犯徒並令衆十日三犯杖鄰州編管從之

新無

樞密院言夏國遣使副詣闕賀興龍節請依例

賜銀絹茶回日降詔從之

又言穆衍等申差充祭奠

弔慰夏國使其將來過界係兩殿賜物排祭未審如何

排設詔候到延州依例施行若無舊例即作兩祭排設

詔同日祭弔仍將太皇太后所賜祭弔在先

穆衍十月十六日差

權陝西轉運副使朝奉大夫葉康直為直龍圖閣權

知秦州權中書舍人曾肇繳還詞頭曰臣竊以謀帥之難古今所重用人失當誤國非輕况今羌戎雖屢入貢而求地之請未已款塞之約未堅正當懷徠禦備之時一失其宜貽患在後守帥之任尤當謹擇如康直者素不聞有可用之材就令小有材能不過便佞捷給欺誕傳會至於應變將略必非所長平居應接猶恐失其機會一旦緩急豈免敗事竊聞昨者兵興康直為轉運使調發芻糧一路騷然至今瘡痍未復則康直之材略可

見矣先帝以其措置無狀又隨軍入界夫亡為多嘗命  
械繫意欲誅之而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則其人又  
可知矣考其已試正當黜退以彰先帝之明豈可更加  
獎擢方今内外文武之臣資地材能豈無一人在康直  
上者而不次任使實駭物聽况直閣美名儒學高選臺  
省侍從多出於此如康直常材豈宜超授竊恐命下之  
日更致人言上累國體所有誥辭未敢修撰

十二月六日蘇轍等

繳

是日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

同入對上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張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下羣臣議從之

已卯承議郎荆湖南路轉運司管勾文字張組言天下重法已蒙寢罷惟賣鹽場務推行常平倉法尚存乞罷鹽法約束內依常平給納法并所增支酬從之吏部言應六曹寺監及在京官司不得將合出職吏人額外占留從之以給事中錢勰言權貨務暗增吏額故也

戶部言淮南路提刑司乞罷保正大小保長并年終供  
申開收刺狀都帳本部勘當若係不教閱去處即三年  
一造保申簿遂州軍依舊條具帳申本路提刑司鈎考  
本司更不具都帳并刺狀申戶部從之 侍御史王巖

叟言伏覩近降聖旨令隔截門下中書兩省諫官別開  
門出入不得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傳聞之初臣不  
敢以為信蓋既謂之同省豈有異戶而出不相見之理  
及觀勅文乃是信然臣愚不諭朝廷此舉之意若以謂

欲絕漏泄之弊則臣以謂漏泄在人不在門戶門戶雖殊而人不密則漏泄之弊固自若也然漏泄之禁素已甚嚴今更加申敕足矣何必以隔異門牆為事哉所隔異者乃二三諫官而已諫官為陛下耳目陛下每不惜推赤心以與之奈何於其所舍反若置疑也儻其人為可疑也則斥而遠之使勿居其地可親也則宜與之無間者也陛下不與諫臣為密而誰為密乎臣固知陛下無此意然事行則終累陛下耳目自古置諫臣以能彌

縫朝廷之闕使不見乎外為美故彌縫不厭早早則為  
功易而所全者多矣且朝廷之事終能使諫臣不知乎  
禁之雖嚴不過緩後一二日終當聞耳苟有未善能禁  
其勿言乎既不能使之不知又不能使之勿言則不若  
令早知而論之為有補也臣以為廟堂之上精慮而審  
發政令一出天下無可得而議此乃所以為密也今外  
人皆云非所以嚴制勅院也乃欲以限隔諫官使不聞  
省中事耳此聲流傳恐非朝廷美事臣竊為陛下惜之

伏以陛下誠心好諫而渴聞有過故一言一動天下莫不歌美以為中理不可誤信此事使天下有疑於聖德也伏望為國家愛惜大體以慰衆心特賜罷隔截兩省指揮則仍舊幸甚貼黃稱陛下即位踰年兩省中未嘗有漏泄之事害成於朝政何故今日改作以動論議伏望聖慈且令依舊則國體所全者多矣右司諫王覲言臣竊聞中書省欲以後省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居舍人正言廳為制勅院擗截兩省見今諫官廳出外別



作門出入以防制勅之漏泄論者以謂名雖關防制勅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也何以驗之苟欲作制勅院而已則舍人廳後起居舍人廳正言廳及直舍廊廡等屋以數十間作制勅院自足不須更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廳以塞絕諫官出入之路而別為之門也兼門下後省既無制勅院而亦擗截諫官廳出外即知不為關防制勅之漏泄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

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而已臣聞自古為國家者未有疎薄諫諍之官而可以有為者臣不敢備引歷代之事以瀆聖聽今且以李唐言之昔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規正勅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故自後諫官得閣中奏事遂以為常而讜言直論有補於朝政者世有其人也夫唐太宗之聖自三代以後本朝以前千載一人而已當時諫官之才能智識豈復有敢望

太宗者哉不惟不敢望太宗而豈復有如當時之執政大臣者哉然太宗不自有其聖而虛心求諫如此當時執政大臣亦未嘗有以諫官預聞政事為嫌者唐自武德至昭哀三百年之間諫官皆列於中書門下兩省而亦未聞有臣僚建議諫官不得在兩省以防制勅之漏洩者也只自五代衰替朱梁初建都事事草創故諫官不在兩省聖朝祖宗承五季板蕩之後興弊拯墜百餘年間凡前古之法度日以修舉至神宗而浸備是以鼎

新兩省列諫官於其間以循唐制夫諫官必列於兩省者蓋使在於政事之地而有所聞見則凡所論列庶幾不誤朝廷而有補於治道也惟是隨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則尚未及講臣竊以謂必行於陛下之手雖或未暇奈何至於使諫官不得在兩省而惟恐其或聞政事耶又疑其漏泄制勅耶何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諫官雖在兩省日與給舍相見而於政事委曲亦何所聞但存羊所以愛禮不猶愈於盡廢哉執政大臣若謂

諫官不才罷之乃宜不可緣二三諫官之故而遂廢朝廷之法度也臣不能俛首循默為自安之計以負陛下

言責惟聖慈詳酌施行

觀自注云十月二十五日

覲又言臣近於

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擗截諫官廳出外隲壞法度乞行寢罷及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鮮于侁朱光庭列狀聞奏各未蒙施行臣竊以自古聖帝明王莫不有諫諍之臣蓋三代以前上自公卿次及百執事下至百工芻蕘皆可諫諍故雖不以諫諍名官而鯁言

直論常達於人主之聽及世衰道微言出於口而禍及其身者浸多故為人臣者若不以諫諍名官則鮮肯以諫諍為世於是秦漢以來乃始有諫大夫率列職清近日侍人主然歲月綿遠其聽事之所在有不可考者惟隋唐事近傳記甚明諫官於隋屬門下省唐初因之亦嘗屬中書省乃分列兩省終於有唐未之或改也夫御史與諫官均任言責然御史臺在外而獨諫官既為侍從又列於兩省者何也蓋御史專在糾正百官必在外

然後百官趨赴聽事鞠獄為便諫官之職專在於論政  
事之過差補人主之闕失故不在政事之地則無以盡  
聞政事之過差不列侍從之班則無以盡知人主之闕  
失也自五代亂離隋唐法度無復存者本朝祖宗以來  
講復前代之法度十八九矣惟是兩省之闕典至神宗  
而後復然諫官雖已列於兩省政事之地猶未預於入  
閣侍從之班今乃防諫官漏泄政事而欲擗截廳事出  
外使不得在兩省亦異於設諫官之本意矣夫兩省若

有機密之事吏人可密者諫官豈不能密耶兼見今諫官雖在兩省於政事實不預聞况機密哉昔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宮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明帝聞愈憚阜後世以為美談臣嘗謂陛下聖德比堯舜豈於此而不逮明帝耶臣嘗以臯夔稷契期執政豈於此而不逮楊阜耶且先帝孜孜講復隋唐數百年之法度既合於古又宜於今乃



一旦無故而壞之一不可也中書所謂制勅院者吏舍也迫逐天子之諫官以廣吏舍二不可也深信胥吏與之為密而過疑諫官以為漏泄三不可也使天下之人皆有疑諫官之心有厭諫官之迹非所以廣聖德於天下四不可也散騎常侍下執政一等爾今偶員闕不可謂終無其人也至於左右史亦陛下侍從之臣安可使中書吏人據其廳事奪其正門而常侍諫官左右史乃屏置一隅穴垣牆而出入事體顛倒增長吏氣五不可

也憎諫官者雖取快一時而五不可長久之患歸於朝廷又使三省執政大臣皆受迫逐諫官之名為後世笑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愚暗不才陛下過聽擢為諫官若議論失當陛下罪之執政大臣惡之或一二日而罷或二三月而黜皆不可知也豈謂諫官可以久為而兩省可以安處哉蓋欲為朝廷長久之計而已非臣謀身之計也若既憂得罪於陛下又慮見惡於大臣坐視法度之廢壞而緘默不言則不惟有負陛下言責亦豈不自

愧於心哉故不避冒瀆聖聽而喋喋不已陛下或采其  
言或賜之斧鉞之誅惟聖慈裁擇貼黃言臣竊聞今來  
擬截本因中書差除有豫先傳播出外者故執政大臣  
有制勅院之議遂欲擬截諫官廳出外大凡差除既得  
聖旨之後須有詞頭舍人方知之及文字到門下省給  
事中方知之此只是首尾一日內之事次日到尚書省  
下吏部則外人無不知者矣雖知之已自是朝廷宣布  
之事人知乃其宜也有何所害惟是未得旨已前外人

已知即於政體有害然未得旨已前若非執政大臣自有漏泄給舍何緣得預外人何緣得聞既給舍與外人皆未得預聞即諫官何緣得知惟張瑄在中書日務收私恩凡差除纔經商量而未奏即多以洩之於其所親自以謂恩出於我而已故差除有旬日半月以前先已傳播後果有如其所傳者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耆舊及陛下所自選擇全才重望之人無若張瑄收私恩者即何慮差除之漏泄耶不當歸咎於無制勅院亦不當

緣此限隔諫官而使之不得在兩省也諫官在兩省與不在兩省於諫官何所重輕但於朝廷法度有害耳臣區區所惜者朝廷法度而已惟聖慈詳酌又言臣竊見中書事務分入門下省尚書省以來比舊事簡人吏減半檢正官都檢正官皆罷其舊中書制勅舍人廳檢正官廳共約五十餘間今必欲作制勅院而又欲其寬廣即更不論檢正官廢罷亦不論吏人減半但依舊用屋五十餘間亦足矣况今舍人廳起居舍人廳右正言

廳一位已是屋七十餘間若並用作制勅院自是有餘  
即不知更取右散騎常侍廳右諫議大夫廳右司諫廳  
何所用之兼門下省諫官廳亦一例擗截出外尤為無  
名故公議以謂執政大臣徒用制勅院以為說其實欲  
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其知政事之本末而論  
列之頻數而已尋詔諫官直舍且令依舊所有前降擗  
截指揮更不施行據哲宗御集此詔乃元祐元年十二  
月十八日下今附王巖叟王覲奏疏  
後亦可見朝廷  
從諫之美也

庚辰詔自今北朝人使見辭日令朝參官起居 詔夏  
國遣進使人將來興龍節不令赴賀拜表回御筵亦不  
預坐 開封府言夷門山樊家岡地因太史言不可令  
人開發有旨禁士民安葬欲乞已有墳墓者許令歸附  
外其舊無墳墓之家即依先降朝旨從之 殿中侍御  
史呂陶言伏見保甲之外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於  
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  
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

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  
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  
貧富力役大為不均況今之教閱官中不給錢米一月  
之食皆其自辦夫有田二十畝之家中年所收不過二  
十石賦稅伏臘之外又令供贍一丁則力亦難給蓋昔  
日推行之始不暇講求利害惟務其多今雖將五等下  
戶精專閱習萬一或有調發雖破竭家產所得幾何裹  
糧而行豈不重困臣愚欲乞於三等已上或等第雖低



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二為陝西州  
郡今秋雨滂高原之地雖謂順成下隰之田稼亦不善  
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  
奉法不敢放免臣竊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  
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須候災傷及五分方與免  
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災傷縣分並特免冬  
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又况郡縣自來檢視災傷多是  
通計一縣所放立為分數如元管稅一千石故及五百

石則為之五分即非以逐戶所傷立定分數其被災既有多少之異而通計一縣大數偶不及五分遂不免教此朝廷之所當察也如蒙聖慈以災傷之故不限分數特免教閱則朝廷武備未為廢闕而生民受惠深矣臣訪聞陝西諸縣人戶有為田土絕少雖管三丁陳狀乞免教者并有詐述本戶災傷過多但為一縣總數不及五分亦乞免教者逐縣拘礙條禁不敢輒行伏乞早賜指揮庶寬民力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以下地土

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

九月四日

戶部言黃廉奏准勅體量民庶上書陵井監鹽井於課利鹽稅外使一井歲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願悉蠲除之欲乞今後溪內開興鹽井除合輸課利鹽稅外不許別收租賃溪錢見管六井並行蠲放其井研縣五井有見欠數亦乞除放從之 詔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係

刺史帶昭宣使以上勾當皇城司任滿所得酬獎只自改轉更不回授與兒男可勘會三兩人體例進入

御集十一

月二十  
六日

辛巳詔戶部侍郎趙瞻往陝州夏縣臨視司馬光葬事  
候葬訖就墳所致祭 臣僚上言朝廷罷俸青苗錢令  
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行收糴意欲常有儲蓄而  
戶部乃請令轉運司更不收糴年計止將常平斛斛充  
糴失朝廷養民之恩欲乞諸路轉運司合糴年計並先  
糴次令常平倉糴若轉運司不豫備本錢過時占糴致  
與常平倉相妨者委提刑司覺察以聞從之十一月四日可并此

壬午詔中書省編修刑房斷例候編定付本省舍人看詳訖三省執政官詳定取旨頒行 尚書省言門下中書後省并詳定重修勅令所刪定官檢閱點檢文字使臣並依在京職事官禁謁法從之 先是左司諫王巖

叟言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者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蓋不忍焉臣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貸借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

需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庾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已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災傷放稅多是監司以聚斂為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體念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除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況少有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辯別幸而得為七分則有借貸不幸而為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

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為赤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州縣乞先次指揮施行貼黃臣竊見諸處借貸斛斗必依年分支給徃徃皆是陳次次年人戶所納盡是一色

新物陳次一石未得十斗之實新物十斗過倍一石之  
入公家雖云無取而所得亦已多矣 嚴叟又言臣訪  
聞昨來河北等路水災十分去處上等人戶亦苦全闕  
糧斛今倉廩幸皆有餘何惜均令借貸以濟其艱此等  
戶且無失陷之理有益民下而無損公上臣意朝廷優  
為之耳臣竊詳舊來雖不定災傷分數並得借貸若是  
所傷不多委不至闕乏州縣亦不敢借貸民戶亦自不  
願請領惟恐災傷多處其間有不幸偶然放稅不及分



數則實被災之民無由需借貸之惠臣所以言必當復舊法以除此弊也 巖叟又言臣於九月十四日曾論奏賑濟災傷乞依舊法令州縣體量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以召至和并乞契勘昨來水災路分先次施行至今未蒙指揮臣訪聞河北京東西淮南等路昨被災之民不獨下戶全仰救卹雖中等而上今亦皆艱食渴望濟接若不早復舊法寬借貸之惠深恐入春難得種糧以興

農功歲可望而人事不足游成饑乏為朝廷憂伏望指  
揮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貼黃臣以謂舊法具在不須  
旋行修立惟乞更賜申勅災傷郡縣子細體量約度借  
貸其有以見錢紐折斛斗者乞嚴賜指揮必用平價令  
艱急之民得霑實惠詔戶部看詳別立新法戶部修立新法見十  
二月十八日壬寅朱光庭奏議亦有此兩奏  
與嚴叟同八月二日司馬光劄子當并考  
監察御  
史上官均言臣聞治天下有二道寬與猛而已寬過則  
緩而傷義政事有廢弛之弊猛過則急而傷恩官吏有

避法苟免之患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自熙寧以  
來朝廷以法度整齊四方諸路監司不能申明朝廷之  
意往往務為慘核刻深之政郡縣望風畏慄大抵以促  
辦為事類文具而無實不暇長計遠慮以便民為意而  
四方之民有憔悴愁歎之音此傷猛過急之弊也自陛  
下臨御數下德音務從寬大四方欣然仰戴德澤然比  
聞諸道監司又不能明陛下之美意妄意朝廷風旨一  
竊以苟簡縱弛為事疲憊汙庸之吏視而不劾紛糾紊

繆之政知而不察外求寬厚之名以要譽於一時此矯枉過寬士大夫守義不篤之患也方陛下講修百度以差役之法行於四方尤在郡縣夙夜悉心以推行朝廷愛民之政若急情不舉委成於胥吏太守玩而不察監司視而不糾養成媮惰苟簡之風天下之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臣願詔四方以寬不縱惡恩不傷惠之意若郡縣之吏庸惰不職監司太守不加糾劾如朝廷遣使廉按有實或風聞於上當顯責以厲遠近庶幾按察之吏

不敢寬縱郡縣之官不敢媮惰人人驚懼修職宣布陞

下之德澤以惠黎庶從之

據呂陶云上官均論為政寬猛之道著為法令而實錄不

載今於榮州舊案內檢得元祐元年十二月吏部印板行下臣僚上言寬猛二道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此即上官均所陳也乃附本月日

權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趙

偁言楚海泗宿亳五州水災最甚乞下發運司於常潤

州收糴稻種十萬石以備五州來春布種或糴或貸從

之紹聖二年八月戶部員外郎陳蔡作趙偁行狀云公為淮南轉運副使于時流殍載路老羸轉溝壑壯者

起為盜楚海泗宿亳五州為甚公奏以荒政務叢動繫人命每從中請緩不及事願一切許臣權宜措置事訖

乃奏有不合理請從重坐復請移別路常平米二十萬斛兼充賑貸飭州縣諭流民歸業計口續食以散郡衆薰蒸疾疫之病且令漸還本土就治生業添置武臣守鎮衝要以防閒隙露尸散骨埋歟有法棄孤遺幼鞠養有令客戶舊無貸法蓋防遷徙若令主戶隨等為保則雖貸無害又重法地分因災傷盜取五穀罪人時從減等而妻子不免編管殆非法意請罪人減者妻子亦免坐詔皆從之仍著為法

癸未詔免太師文彥博北使朝辭日起居殿中侍御

史呂陶言竊以人之情偽無窮而國家之法今有限以有限之法今應無窮之情偽則固不能周盡及其弊從而生則必曲折委細事為之制而濟之庶幾詳密備具

行之可久理勢宜如此也昔嘉祐之差役務從寬厚而  
條禁太略貪吏猾胥幸農夫之在官而銳意侵漁害端  
百出人甚苦之至熙寧之免役止令出錢官為雇募凡  
所謂侵漁於農夫者一切有禁毫釐不敢違縱然而有  
司歛入過重民間錢貨遂至乏絕陛下深恤元元復行  
差法以救其弊因時施設一出仁厚天下幸矣臣愚以  
謂法不相須則惠有未至既以嘉祐之制差之而不以  
熙寧之令禁之則雖無近年乏錢之勞復有昔日應役

之害今推行差法將及一年其約束條貫猶未頒下四方郡縣愚夫俗吏意謂朝廷務行寬大之政既許差役則其他細故不及檢察坐視役者已萌貪心委使將迎動涉侵擾若不早立憲度力行禁約則農民漸見受弊伏請申命有司嚴責期限不候諸路役帳齊足疾速裁定私使役人條制先次頒行以成差役之法臣訪聞諸處縣邑已有私使役人違法及送迎陪費等事多是犯在赦前及事節細碎不敢一一論列上煩聖聽伏乞指



揮有司更不候諸路役帳齊足先次頒降條法以防此

弊

從違當考疏云推行差役將及一年則當附十一月末

文彥博言

彥博自注元年五月

當考

臣竊聞天下諸路差雇役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至

今未定頗聞煩擾臣檢會始初司馬光閱天下臣庶奏

章多言出錢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

光所言甚詳而節目頗繁恐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

廷置局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以謂差役之法本

州縣常事其來久矣皆素有定法及其末流不能無弊

故當隨時刊改臣曾累取劄子奏乞先令州縣刺史令  
佐從民利便依例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  
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蓋朝廷大號令必  
當自上而下州縣差役當理須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  
以天下之廣郡縣之衆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  
互有妨礙而局官及諸臣僚紛然上言各任已見不周  
知利害及祇赴本司別無與奪以至州縣希望朝廷風  
旨至今其法未定益滋狡吏侵擾若如臣前請且各付

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  
又言朝廷復差役法議臣之中少有熟親民政者故議  
論不同前後所降命令不一致州郡難以適從緣城郭  
鄉村人戶只有差科二法鄉老村耆各知次第但用心  
公平必得愜當刺史縣令最是親民之官乞且專委守  
令各隨本處自來體例差定役人編成簿籍細開自來  
體例條貫申轉運司看詳體量如各得精當一面施行  
申奏緣經變法以來僅十五年至今不無小差須合更

改從便事條亦當委自逐處親民官及監司相度申取  
朝旨詳定仍稍寬程限使盡利害所貴行之久遠 又  
言臣昨以朝廷復州縣差役之法臣曾奏劄子以謂差  
役之法其來甚久此乃州縣常事鄉老耆夫皆熟知之  
刺史縣令皆總領之當且委逐縣議定申州看詳如得  
允當即申本路轉運司轉運司將一路詳定即申奏朝  
廷朝廷覆視如可行即從之如有未便更當會問或自  
有義理即可行之或有顯然乖當即處分改正施行便

見就緒今乃置局詳定及諸人議論不一命令雜下致州縣疑難久不決定况差役之法乃戶部所領今乞罷詳定局只委戶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於本部詳定况局中趙瞻劉昱自是本部之官如本部要知本末即令孫永與李常等同共詳定所有舊局中人吏並各勾赴戶部行遣文書所貴早得了當如有諸臣僚奏請役法亦乞不顯姓名降付逐路州縣看詳如有可采亦乞施行應緣役法臣已於簾前子細開陳訖乞降付三省詔

令詳定役法所限兩月結絕如限滿有未了事並送戶

部施行其合銷要吏人令本部於舊局人內選留

密疏載此

於元年十一月間今并取彥博三奏附見月末須別考詳

翰林學士蘇軾言臣近

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

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諂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

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彊力敢言不畏彊禦

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

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

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  
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  
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  
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  
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  
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  
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  
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

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况鞏此議執政多  
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  
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  
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  
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  
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  
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  
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辯論但痛司馬光死



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貼黃稱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義及見光親書與鞏簡帖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稱鞏之賢真迹見在

蘇軾奏議以此係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誤也按舉十科乃元年七月指揮王鞏

除宗正寺丞政目在元年五月十四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又除翟公度宗正寺丞然則鞏通判西京在十一月十六日前但政目不書耳曾鞏制集先後亦可考證今斟酌軾奏語附十一月末王巖叟呂陶章亦可考證

